

# 卖企鹅创收成闹剧 大连圣亚终收\*ST

想通过卖企鹅创收来避免被\*ST?大连圣亚(600593)的把戏最终未能得逞。7月20日晚间,上交所发文,就大连圣亚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监管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上交所详细解释了大连圣亚卖企鹅“闹剧”的主要监管过程、应当扣除企鹅销售相关营业收入的依据,并对大连圣亚质疑上交所相关工作人员阻挠公司信息披露一事进行了回应。

## 拒不提供证明材料

据上交所介绍,在对大连圣亚的现场检查中,公司以商业秘密等为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企鹅销售会计核算相关内部控制的完备性和有效性无法核实。

大连圣亚的这场卖企鹅“闹剧”还要从公司发布2020年年报说起。

2021年4月30日,大连圣亚披露了2020年年报,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为11422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8405万元。上交所依据监管职责对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发现公司曾分别于2021年1月30日、4月28日和29日3次披露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公告,明确预计主营业务收入低于1亿元。

不难看出,大连圣亚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营业收入,与前期公告披露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而问题主要集中在四季度营收较大上。

之后在上交所追问下,大连圣亚称,新增收入主要来源于企鹅销售。2020年,公司共销售企鹅52只,其中,44只企鹅销售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共计1876万元;其余8只企鹅销售作为资产处置收益。但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告显示,企鹅销售全部计入资产处置损益,未确认为营业收入。因此,公司2020年度企鹅销售的会计处理与以前年度明显不同。

上交所表示,为进一步核实情况,联合证

监会大连监管局自6月8日起对大连圣亚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中,公司以商业秘密等为由拒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企鹅销售会计核算相关内部控制的完备性和有效性无法核实,且发现部分重要会计凭证和审计底稿存在更改和不一致的情况。

## 应当扣除企鹅销售相关营收

在答记者问中,上交所明确表示,大连圣亚应当扣除企鹅销售相关营收。

对于应当扣除企鹅销售相关营收的情况,上交所给出了三点解释。一是企鹅销售收入确认依据不充分,对于出售生物资产能否确认收入,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有明确和严格的规定,公司出售的生物资产,属于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以确认收入;属于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不能确认收入。

而在现场检查中,大连圣亚拒绝提供区分生产类企鹅和消耗类企鹅的企鹅臂环编码和生物档案等必要资料,未能证明其企鹅销售收入确认为营业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收入确认规定。

二是公司企鹅销售收入不具备稳定性。大连圣亚提供的数据显示,公司2016-2020年分别销售企鹅40只、30只、15只、4只和152只。其中,2016-2019年公司销售企鹅均作为出售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了会计核算,未确认销售收入,说明公司销售消耗性企鹅未形成



时间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2018年	3.48亿元	0.58亿元	0.33亿元
2019年	3.2亿元	0.42亿元	0.43亿元
2020年	1.14亿元	-0.7亿元	-0.84亿元
2021年一季度	0.29亿元	-0.21亿元	-0.23亿元

稳定业务模式和规模。2020年公司企鹅销售数量出现大幅增长,直接销售企鹅且作为消耗性企鹅进行会计核算的业务模式能否持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是公司年审会计师同样认为应当扣除,明确应当扣除卖企鹅“新增销售收入”1876万元,扣除后大连圣亚主营收入金额为8401万元。

独立经济学家王亦坤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股票上市规则》中明确规定,在判断上

市公司股票是否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时,涉及营业收入指标的,应当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 上交所工作人员未阻挠信披

在这场卖企鹅“闹剧”中,大连圣亚通过“精彩圣亚”微信公众号称,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相关工作人阻挠公司信息披露。对此,上交所也进行了回应。

上交所表示,大连圣亚所称相关工作人员阻挠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并不属实。2019年以来,大连圣亚信息披露严重失序,存在多项违规情形。为避免公司随意发布公告、干扰投资者正常的投资决策,上交所于2021年2月2日起暂停了大连圣亚适用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其发布的公告须经上交所事前登记并做合规性审核,其合法合规的公告仍可正常发布披露。

上交所进而解释,2021年7月15日晚间,大连圣亚提交了5份公告文件,分别为回复上交所问询函的公告、关联交易更正公告、收到上交所工作函的公告,以及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其中,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主要包括4项内容,一是质疑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更正后的收入扣除意见(其中包括上述意见未经公司盖章确认),二是不认可上交所披露未经公司盖章的上述收入扣除意见,三是公司可以多渠道维权,四是建议公司召开专家论证会。

经审核,关于第一项、第二项内容,年审会计师出具的更正后的收入扣除意见,是其对于上交所的问询回复,属于应当披露的信息。

关于第三项、第四项内容,不属于依照《股票上市规则》应当披露的公告信息。形成审核意见后,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相关工作人随即通过公司业务系统和电话同时向大连圣亚反馈了审核意见,告知公司相关公告经修改后可正常披露。同时,特别向大连圣亚说明,对于不属于信息披露范围的事项,公司可以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表达诉求和意见。

收到上述反馈意见后,大连圣亚表示当日不再提交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司当日提交的其他3份公告均正常披露。针对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大连圣亚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 溢价1.09亿 川发龙蟒股东持股二拍遭疯抢

出价59次、成交价高于起拍价1.09亿元、拍卖延迟结束17分钟……川发龙蟒(002312)股东程春所持公司2651.71万股股份的二拍场景可谓“火爆”。

7月20日上午10点17分,京东拍卖官网显示,程春所持川发龙蟒股份成功拍出,共计出价59次,多人“抢购”,其中主要集中在竞拍人39174053与39235747之间。最终,竞拍人39174053以约2.868亿元的价格成交。而20天前,上述标的物首次拍卖,但却由于无人出价而尴尬流拍。虽然间隔时间不长,但竞拍场景却“冰火两重天”。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二拍时间点恰好“撞上”川发龙蟒停牌。7月19日晚间,川发龙蟒宣布拟购四川发展天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矿业”)100%股权,公司股票自7月20日起停牌。

## 成交价高于起拍价1.09亿

7月20日上午,北京商报记者从京东拍卖官网获悉,川发龙蟒股东程春所持2651.71万股股份成功拍出,成交价约2.868亿元。

具体来看,拍卖标的是程春所持2651.71万股川发龙蟒股票,起拍价约为1.782亿元,市场价约为2.227亿元,拍卖时间是7月19日10时起至7月20日10时止,保证金3400万元,加价幅度20万元。

京东拍卖官网披露的出价记录显示,标的物竞拍非常激烈,多人参与竞拍,合计出价59次。

最早出价的是竞拍人39391791,出价时间在7月19日10点43分,之后竞拍人39785036、39235747、39174053、39704526均在7月20日零点之前相继加价,39704526暂时领先。

不过,7月20日凌晨2点,竞拍人39235747继续加价至1.796亿元。

7月20日上午9点之后,竞拍才正式进入白热化,竞拍人40007191、39235747、39174053、40009050等不断加价,临近上午10点,竞争者40007191、40009050等退出,仅剩39235747、39174053还在不断争抢。

最终在上午10点17分,竞拍人39174053以

2.868亿元的成交价取胜。经北京商报记者计算,竞拍人39174053共计出价25次,竞拍人39235747出价高达26次。另外,经计算,成交价较起拍价增加约1.09亿元,也较市场价增加约0.64亿元。

针对拍卖延迟的情况,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由于拍卖将近结束时有人继续加价,这种情况会导致拍卖延迟5分钟,直至5分钟内无人出价拍卖结束。

京东拍卖官网显示,竞拍人39174053最后一次出价是在10点12分,拍卖结束在10点17分。

## 不久前曾遭遇流拍

实际上,程春所持川发龙蟒股票已是二度拍卖,与此次“火爆”竞拍不同的是,前次拍卖无人问津导致流拍。

京东拍卖官网显示,程春所持川发龙蟒2651.71万股股票曾有过一次拍卖经历,拍卖时间是6月30日下午2点起至7月1日下午2点止。彼时标的物的起拍价是2.227亿元,不过最终由于无人出价而流拍。

如今,距离前次流拍时隔逾半月,标的物就遭到了多人“抢购”,且成交价远在2.227亿元之上。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程春所持川发龙蟒股票被拍卖,源于其与上市公司业绩补偿纠纷。

时间回到2015年,当年上市公司三泰控股(川发龙蟒前身)斥资7.5亿元收购了烟台伟岸,标的收入主要来自“金宝盟”,是国内彼时规模最大的互联网保险平台之一,三泰控股也因此进入了互联网保险行业。

不过,烟台伟岸却屡屡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标的原控股股东程春的业绩补偿款也迟迟未能到位。

据了解,在今年6月就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追问程春所持股份拍卖事项,彼时川发龙蟒表示,目前程春所持公司股票正在执行中,2019年,公司冻结了程春持有的公司股票2651.71万股,2021年进行了续冻结,目前程春股票处于司法拍卖阶段,公司将积极配合法院的司法拍卖工作,持续跟进最新情况,在保证公司利益最大

化的前提下完成对程春股票的拍卖。

针对程春所持股份拍卖成功后,业绩补偿款回收等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川发龙蟒董秘办公室发去采访函,不过截至发稿,对方并未回复。

## “撞上”公司停牌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程春所持股票二拍时间点正好“撞上”川发龙蟒停牌。

7月19日晚间,也就是程春所持股票起拍当天,川发龙蟒发布了拟购资产停牌公告,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天瑞矿业100%股权,公司股票自7月20日起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截至7月19日收盘,川发龙蟒股价报10.98元/股,总市值193.7亿元。

资深证券市场评论人布娜新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股份拍卖时间由法院决定,不过上市公司是否会提前知晓就很难说了。“如果是利好消息,停牌前上市公司股份开始被拍卖,确实会加大市场人士的参与热情。”布娜新如是说。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并购也是关联交易,交易对方分别是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发矿业”)和四川省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盐业公司”)。而川发矿业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盐业公司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据了解,这也是川发矿业今年4月成为川发龙蟒控股股东后,筹划的首次并购。

4月10日,川发矿业发布了实控人已发生变更公告,称公司于3月19日已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并于4月9日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控股股东已变更为川发矿业。

资料显示,此次拟购标的天瑞矿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磷矿开采、选矿等,Wind显示,标的天瑞矿业拥有马边老河坝磷矿区铜厂坝的磷矿资源,储量为9556万吨。而川发龙蟒主营业务为磷化工业务,其中也经营部分磷矿采选业务,生产的磷矿主要作为生产自用。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马换换

## 老周侃股 Laozhou talking

### “不死鸟”频繁出现不是好事

周科竟

从\*ST赫美再到ST九有,部分ST股似乎又要成为“不死鸟”。本栏认为,这样的事情频繁出现不是好事情,投资者好不容易开始抛弃垃圾股、ST股,现如今又有极个别的垃圾股上演重生,将让ST股炒作死灰复燃。

本栏之所以不主张ST股票乌鸦变凤凰,是因为通过这类重组获利的投资者往往充满赌性或者喜欢追逐内幕交易,投资者可以脑补一下这类股票的上涨走势,先是股价莫名其妙上涨,此时庄家可能已经获得了明确的重组信息,而散户投资者一脸茫然,股吧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重组传言,但真假难辨,投资者只能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去相信,最后的盈亏充满着赌博的味道,完全背离了价值投资的主流理念。

随着股价不断上涨,上市公司要么说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宜,要么就说跟谁谁谁正在商谈,总之,都没什么准话。试想,7月没有应披露的消息,8月可能就有了,谁知道重组方和明早的太阳哪个先来?

就算上市公司正在商谈重组,谈得不成也都是未知数。所以本栏说,此时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基本没有实锤,投资者看了公告依然是云里雾里。

等到真正解开悬念的时候,如果是重组未果或者压根就没有重组,那么股价高位跳水,庄家出逃,散户此时才恍然大悟又被忽悠了,然后要么割肉要么继续被套。如果是公司公告重组成功,股价停牌或者持续涨停,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欢天喜地,等待着股价高企之后更多的散户投资者来

进场接盘。

总之,重组行情的炒作,极易滋生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也容易激发投资者的赌性,削弱价值投资者的力量,这些都对A股变得更为成熟不利。

此外还有一个危害,就是投资者对于股票的估值体系出现错觉。当投资者认为垃圾股有比较高的概率能够完成资产重组时,投资者就会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开始买入并持有垃圾股,这对于垃圾股满足面值退市和市值退市非常不利,同时投资者也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寻找垃圾股的重组机会上,而不是去寻找那些真正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优质蓝筹股。

试想,如果越来越多的垃圾股通过重组等方式重生,那么不管是基本面多么垃圾的股票,都会有投资者无所畏惧去投机下注,到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市值退市和面值退市成为空谈。

ST股的资产重组偶尔有一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太多了,引发垃圾股股价越来越高,那就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所以本栏认为垃圾股的重组还是应该严格审批,凡是具备IPO条件的重组方还是应该鼓励直接IPO上市,一定要重组借壳上市的,也要控制总量,不要让重组成功的比例过高。

对于现有的重组传言股票,投资者也要多一个心眼,毕竟重组成功不是必然的,还有重组失败的风险,从本栏对以往重组行情比较疯狂的回忆来看,即使是在重组股最火热的交易时段,重组成功的比例也没有超过一半,而且有些重组结果与投资者想象的并不相同。